

长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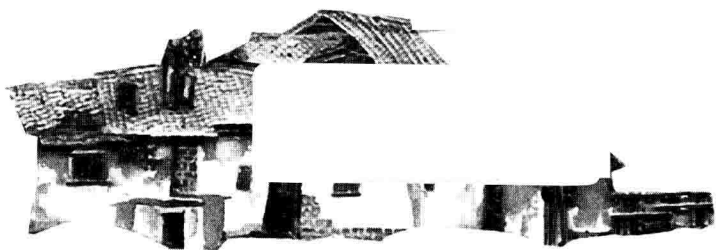
刘运勇 著



作家出版社

長輩

刘运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辈 / 刘运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63-6735-6

I. ①长…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8568号

长 辈

作 者: 刘运勇

责任编辑: 那 耘 邢宝丹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460千

印 张: 27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35-6

定 价: 5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当八路军	001
2. 鬼子输了	006
3. 胜利果实	012
4. 外公屋里	018
5. 红汤圆儿	023
6. 大姨出嫁了	029
7. 蛰伏	037
8. 买枪要有钱	043
9. 爷爷	050
10. 姬妮儿	057
11. 说服	064
12. 送枪	070
13. 告密者	077
14. 国军溃败	085
15. 黎明前	092
16. 放鸽儿	100
17. 火线入党	106
18. 追田樱	111
19. 抓间谍	114
20. 茶碗阵仗	119
21. 悲痛	127
22. 不准参军	132
23. 解放	140
24. 月亮花	147
25. 培训战神	158
26. 选举大队长	165
27. 外婆不嫁	171

28. 相亲	177
29. 集体婚礼	184
30. 顾右派	190
31. 大跃进	197
32. 还乡	205
33. 非战	211
34. 转业了	217
35. 水巷子	223
36. 门户相当	229
37. 造反	236
38. 淘井	243
39. 准备逃避	249
40. 文攻武卫	258
41. 川剧样板戏	264
42. 高原好	269
43. 汉口调肉	277
44. 山神发怒	284
45. 因为诸葛亮	290
46. 陈七入蜀	298
47. 覆巢之下	303
48. 翻案	311
49. 探监	319
50. 平反	330
51. 爷爷猝死	334
52. 琐事	340
53. 金葵花	348
54. 白美丽	355
55. 莫拆文庙	361
56. 家宴	368
57. 抓周与抓机会	375

58. 刘氏后人	381
59. 过年了	386
60. 退休	393
61. 负荆请罪	398
62. 人生七十	404
63. 鲁文俊醉酒	410
64. 甲子年	418

1. 当八路军

父亲是个八路。

抗日战争胜利前十天，父亲刚满十六岁，在河南省阳城县赵河镇维持会当杂役。这份活儿虽有做汉奸的重大嫌疑，却是官府中人，引起过好些乡亲的眼热。父亲当然不是汉奸。那时，他还太小，拿在手里的，并非刀枪，只是一根竹棍儿般的吹火筒。就是说，相当于助理厨子，打杂的，而且只会烧锅择菜，不会炒肉蒸馍煮饭。做这事可称为混。哪朝哪代都有混饭吃的孩儿，且往往引以为荣，贪图混个出息。父亲难道是个混混儿？他决不认，自己吹嘘，做过二面馍。就是用一层白面、一层红薯面裹出的馍馍。比之吃糠咽菜，二面馍确是极好的主食儿。从官家这吃食儿看，乡维持会不富裕，大鱼大肉吃得少。再说了，河南自古就是中原逐鹿之地，老百姓流离失所，饥了饿了所致，纷纷抢着到官府做事甚至当兵，就叫作吃粮。有粮吃就等于有了活命。父亲能够到赵河镇维持会吃上二面馍，全靠他大舅姬良富帮忙。姬良富是维持会长，父亲待他很尊重，称为舅爷。

这时，维持会长姬良富一觉睡过头，醒来一看，院子里静悄悄的，少了鸡飞狗跳，也不闻雀儿叽喳，连惯常有的兵丁下操声都湮没了，像突然罩上盖儿的楠竹蒸笼。他要骂娘，又不想撑嗓子眼儿，想了一想，摸到隔壁屋外甥住的炕边。

见父亲憨牛般睡着，姬良富往他屁股狠踢一脚，很恼怒：亮，太阳都晒屁股了，咋还死睡的嘞，买菜去。

阳城人习惯称单字名儿，同辈单字加哥、弟，比如，富哥、成弟什么的，晚辈只叫一个字，刘开亮就被叫做亮。

父亲嗯了一声，翻过身体，勉强睁开眼睛，看了姬良富一眼。姬良富以为他要醒。父亲再翻转身体，又睡了，那明亮的瞳仁里，根本就没有姬良富的啥影影儿，还留着残梦儿似的，忽悠悠的，尽些些花枝儿姑娘嘞。

姬良富咯地一笑，看出了，这孩儿有心事，做少年人花朵儿柳枝儿那梦嘞。便不再踢他，凑拢耳朵吼：亮，你那花朵儿的媳妇儿可来了咧！

父亲翻身坐起就问：在哪？淑玉来了，媳妇啥模样，俊不？他其实并未见过

爷爷替自己寻下的柳庄媳妇。

姬良富兜他屁股，又踢一脚，暧昧地说：想媳妇，还早着咧，俺告诉你，起来买菜，准备过中秋节的吃食，去街上打听打听，咋悄没声儿黑没影儿的，滚汤泼了那些地老鼠？

日本人矮个儿，眼睛多近视，双腿盘着走路，活像这地方的老鼠。

父亲答应着，提拉起大腰裤，蹬上未曾谋面那媳妇儿做的千层底儿布鞋，挎了菜篮子往外走，先不忙出门，蹲在石水缸前，噗噗掙了几把，洗得脸上干净了。姬良富咬牙切齿地恨他慢。父亲却说，俺梦见媳妇了，要不洗涮洗涮，丢老屋的先人！姬良富捣鼓他，说你早些儿蹿出去，没准碰上柳淑玉，领了逛街，那才老美的事儿呢。父亲果然上当，不再折腾不休，拎起菜篮子，飞似的跑出大门。

姬良富得意地笑了，笑得好像被谁捏了一把，圆脸拉长了，尖着下巴颏，活似一条成年老狐子。

赵河不过蕞尔小镇，大小跟一座山寨差不多，从前叫过赵河寨。它是进出伏牛山的主干道。山下是茫茫的平原，庄稼地无边无际的，这时都种着高粱和棉花。日本人占领了赵河镇，戒备森严，只要掏不出花花绿绿的良民证，任谁都不能进去。八路军桐柏山游击队的侦察员们，要侦察赵河寨镇的情况，也只能趴在寨子外面的累山上用望远镜来照。累山是座名山，那时的赵河，夹在山口中，像男人仰躺着、叉开双腿。其身体部分就是场镇。双脚是外伸的两条公路，分别通往县城和父亲的老家白河乡。裤裆里夹着那两座炮楼，死死门住寨门，低处看上去十分谨严。八路军桐柏游击队侦察队长姬良成观察好久，突然笑了，说赵河寨像个狗尻子，引得队员们哄堂大笑。姬良成决定化装侦察，进赵河寨摸清楚日本鬼子的布防情况，再制定攻寨拔炮楼的方案。那时，侦察队员通过当地维持会的工作内线，都搞得有一张良民证，混过固若金汤的碉堡，并不是什么难事。在他们看来，攻打三教九流混杂的赵河镇，算屎不了个啥。

姬良成扮成卖核桃小贩儿，浓眉大眼的，头戴毡笠，腰束蓝布带，脖子勒一条老土布汗巾，看着像商贩，可一搭话直来直去的，像跟谁下战斗命令。队员担心他暴露。姬良成死盯着那人，说要不，你们扮了进去？那些队员说他霸气，争着劝说，其实希望换成自己，去立下这一功。抗日战争打得胜利在望，再不出手，谁还能捞到多少立功的机会哩？姬良成偏偏也是这想法。何况，都扮成贩儿了，再脱下衣服，换了给队员穿上身，那不硌碜人的嘛！便张口就骂：啥废话，

你奶奶的，还不给俺装核桃。

那些队员说话故意发飙：队长，这核桃，可实沉得要命的哩，真就装了？

姬良成发狠：真装。

队员们七手八脚的，把那青格格的核桃，装进两只大竹筐里。姬良成挑上肩膀试了试，挺沉。把这挑一百七八十斤重的核桃，从这山头挑进赵河，至少要走五六里地，甭说侦察了，先就会把自己累得个半死。可他不反悔。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打桃干。伏牛山出产这核桃，皮薄肉脆，路上能砸来吃饱了。况且，姬良成进赵河寨侦察，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换了其他人去，哪能放心。于是，他挑起核桃担子，筐底下藏着两把镜面匣子枪，挪下了山，往赵河镇赶过去。

姬良成和姬良富是亲兄弟。

赵河镇只有一条街，临寨的这头叫寨街，临河的那头叫河街。人们傍水而居。寨前往西是白河的上游，也叫白河。其蜿蜒盘曲犹如白蛇。北方所有的河流，叫溪也好叫渠也罢，大抵浅而且清澈，岸边的水草，水里的鹅卵石，以及夹在草丛里的小小游鱼，谁要轻轻拨弄几下，就会变得女孩般羞涩可爱。父亲想象着那媳妇柳淑玉的俏，不就是这溪，不就是这清澈的河，不就相当于水草里缠夹的小鱼儿？狗日的日本人来了，非得要抢花姑娘，她才远远躲在老家柳河的庄子里，不敢露面。

父亲这年龄，是该想媳妇的时候，要不是累得极了，想得半夜睡觉说梦话，那也是常有的事儿。他走过几条街，俱是空寂无人。

街拐角处，摆着一副卖胡辣汤吃食儿担子。胡辣汤是用羊骨熬汤，杂以羊内脏、米桂莲、粉皮，偶有大肉相佐，大肉就是猪肉。卖汤老汉跟父亲很熟。父亲圪蹴吃摊儿旁，喝了一海碗胡辣汤，闹得满头大汗的。然后摸出一张代金券，准备付钱。

那老汉问：亮嘞，你咋出来了，闹大事咧！

父亲万分紧张，反问：叔，咋的，皇军又抢花姑娘了？

这是信了姬良富的鬼话，真以为柳淑玉已进赵河，可不能让日本鬼子瞅见。

那老汉嘲笑他：你娃咋恁糊涂，啥时辰了，狗日的小日本还敢抢咱妹子！

父亲吓得脸青面黑：叔啊，你胆忒大了，啥大日本小日本的叫，皇军那枪，可有准头儿呢！说不定的，从寨门碉堡射你一枪，啪勾儿、噗，小命儿轻易丢了。

然后，伸手捂那老汉嘴巴，扭头往四方乱瞅。

街角四通八达，便于隐蔽，很方便逃遁，果真有了日本鬼子兵，反身向后转，把身体一矮，想逃啥地点，就跑到啥地点躲藏。

那老汉扭开头，不理父亲，往寨门处看了看，提了大汤勺子在铁锅边沿儿上狠劲儿敲，边嚷嚷着：卖胡辣汤啰！卖胡辣汤啰！不要钱的胡辣汤哩！喝胡辣汤不要钱啰！

这是得了高兴消息逞大方嘞。

父亲听大喜，藏起了那张代金券，就势抱拳作个揖，说：谢老叔你啦。

顾自去往菜市。

山区陋寨，菜市里汇聚各种各样的消息，所以往往混迹着不少方方面面的人物。这时，买菜的和卖菜的都显得无比激动，人们用手势比画着八字，口里说的是八爷要来呢，脚下还迈开了八字步儿，浑非平时瘸子似的夹了卵子走路。看到父亲这公事人钻进钻出，他们不再回避，一堵堵墙般拦挡着他，还故意揪扯他肘上挎的菜篮子，说些带有敌意的话。

父亲心想：毳毛！

有人说了：毳毛！

还有人说：小汉奸。

甚至说得更露骨的：让八路毙了这狗崽子。

父亲觉得很有些异样，要发作威风，想到梦中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犯了浑，忽略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平时的良民，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胆敢公开诽谤维持会厨子，有抗日倾向，他们难道活腻歪了不是？这样想着，还真有些替他们担心了呢。

这日，一九四五年夏历八月十四，驻扎在赵河镇场街的日本国占领军某小队，接到联队长高仓勋命令，由龟田英雄队长带领，连夜撤离了，龟缩进县城。

日军营房里静悄悄的。

父亲买了菜，沿着山里流出清水的溪沟，倒着往镇上走；姬良成挑着核桃担子，进了没有防备的寨门，顺河街往菜市走去。两人就在胡辣汤担子前碰上。以姬良成的机灵，寨门前没有日本兵就是异常现象；连伪军都没有，得找个人问问了。父亲正好送到了跟前。姬良成抓住父亲，奇怪地打量好久，小孩买菜本就稀罕。

他突然问：你是亮吧？

父亲挺不耐烦反问：你啥人，咋会知道俺的小名？

姬良成丢了担子，一把抱住他，动情地解说：俺是你二舅呢，城北姬庄的，你不识得了？

父亲陡地想起，姬良成可是自己亲亲二舅，哇地哭起来，说：是姬舅哩！姬舅，俺姆常念叨你，恁多年哩，你上哪儿去了，俺可想死你了。

说着，扑过去，抱住姬良成，背了他眼睛，大把抓起几颗核桃，塞进自己的布衫兜儿。

姬良成问：你姆咋样？

父亲回答：好。

姬良成有要事在身，顾不得细分说，继续追问：亮，你实说，赵河咋了，鸦雀无声的？

父亲很尴尬地回答：俺也不知道哩。

姬良成又问：那你大舅呢？

父亲明白问的是姬良富，回答说：刚才还在那屋里，撵了俺，跟他老婆抽大烟哩。

姬良成大喜，说：你快带俺去找他，俺兄弟俩好久不见面了，整日想得慌。

父亲毫不怀疑就带路前往，路上絮絮叨叨地问，说些姬庄的杂碎儿情况。两人闯进维持会屋里，哪里还有姬良富那两口子，别说捎带寻啥人的了，连大烟枪都找不着。父亲不住声说奇怪，再无个人影儿，门房或者卫兵总在岗的嘞，咋说没影儿，就没个影子了？

姬良成恨恨地说：跑了这坏敬，可惜！

父亲看见他从挑担里掏出大匣铁炮，满脸凶狠，这才知道，俩舅可不是一路上的陪伴儿。然后俩眼睛一转溜儿，哇哇大哭，跟二舅学说：坏敬跑了，俺没处吃饭，咋办嘞！

浑忘了，坏敬指说自己的大舅。

姬良成狠拍了父亲后脑一巴掌，骂道：这孩儿真笨，坏人跑了就跟好人，你跟俺当八路吧。

八路不就是日本人说的八格牙路？父亲心想。

姬良成还倒提匣枪，大张着扳机头儿，谨防敌人摸入。阳光斜斜地照着他俩。这个早晨里，发生的事儿过于稀奇，难怪父亲轻易不能理解。

不懂就得问。

父亲斜了眼睛说：老舅，当八路，有啥好儿？

姬良成扳开扳机，斩钉截铁地回答：咱能吃饱饭的嘞，赶走了日本鬼子，人人吃饱饭，家家有地耕。

父亲疑惑：地是老财们的呃。

姬良成斩钉截铁地说：俺打土豪、分田地，分给穷人了，亮子你说说咋样？

父亲没听说过：那地主老财愿意？

姬舅说：咱手里有枪嘞！

遇上这好事，有饭吃还有枪比画，千载难逢，父亲不能不跟姬舅走了呃。

正说着，队员来报告，说甬问汉奸，连日本鬼子都溜了，比他妈的野兔子还快，咱也往山里撤吧。父亲觉得，那鬼子和兔子，搁一堆儿说，怪好笑的。姬良成不叫撤，说咱偏要守株待兔，等那坏敬拐回来，逮毬他个死死儿的。

队员们说好。

姬舅留下几人守候，要他们躲进堡垒户，不准去吃喝嫖赌。这几人牢牢地隐蔽起来。其余队员悄悄出了寨，分散躲在周围山上，准备到时突击支援。

父亲就在这天，当上了八路军侦察员，为了跟舅爷姬良富相区别，喊姬良成为姬舅。

2. 鬼子输了

姬良成和姬良富兄弟，高身板，银盘子大脸，亮眼，都是少见的俊朗汉子。

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

姬良富是泼皮无赖，喜欢纠人争雄斗狠，输了就往赵河寨躲。高墙深垒的赵河寨扼着南阳盆地通伏牛山区的要道。曾几度沦为土匪窝儿。官军剿灭土匪以后，就拆掉寨墙，消除土匪据寨劫掠的根本；以至于日本人占据后，也只能修建碉堡，拉起铁丝网，灌足电，来增强山寨防务。姬良富行事待人心狠手辣，又忒会笑里藏刀，逐渐混成了土匪大头目，投靠日本人之后，得其赏识利用，当了管军又管民的维持会长。

姬良成原本是个实诚的庄稼汉子，只会闷头使耩拿铁耙子刨粪执镰割麦，饿

了就端着包谷糊糊喝几碗，渴了就舀一瓢凉水灌满肚，困了就倒在席子上睡一觉。除了跟自己过不去，从不与别人争执，整天就思谋咋的弄个小媳妇儿，日子就美了。可是，在日本鬼子疯狂扫荡时，他忍不住，捅死两个强奸妇女的鬼子兵，惹火烧身，过后当上八路。

这兄弟俩也算锅铲跟锅沿儿、牙齿跟舌头儿，难免铲了锅底底、咬了舌尖尖的时候，况且有心要铲要咬。可两人使尽心计，姬良成没有铲除姬良富，姬良富也没有咬住姬良成，相互间斗得可越来越狠哩。

这时，姬良成带走父亲，想借他深知姬良富底细的优势，设下一个计策，趁其不备，弄死那坏歆。这坏歆偏偏就能回回躲过了，以致姬良成怀疑父亲放风。父亲很清楚，确实没那事儿！只能归咎于命运的驱使了。老天不灭那坏歆罢，他不仅仅常常躲脱姬良成的攻击，什么武工队锄奸队特务队，通通都躲开了。

人的所谓运气就是这样产生的。

父亲也有运气，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上了八路军，比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军人只早十六天。这十多天管用咧，往后，父亲就是老八路，而非解放军。

那天，没隔多久，留在坡上的侦察员不放心，带上良民证，伪装成一群收破烂的、卖野味儿的、赶集的，还动员了姬良成的妹子姬妮儿，扮成走丈人去姥爷家的，下山到了赵河寨，接回他们的队长。日军和伪军带着大洋逃跑时丢下许多备用的枪支弹药，有歪把子机关枪、三八大盖、触碰式手雷。侦察员一齐动手，通通带回去，还拾到一把稀奇古怪形似三弦的乐器。这样丰硕的战果，跟打个大胜仗，也没什么区别了。

根据地的老百姓蜂拥到村口，敲锣打鼓的，欢迎姬良成他们凯旋。老乡们接过侦察员扛的战利品。大姑娘搽脂抹粉的，夹在欢迎队伍中给战士献花，张张俏脸儿喜开了花，都快贴上战士们的脸庞，跟亲个嘴儿也不差多大距离。父亲没见过这般情景。维持会的那些恶人下乡扫荡，就连六十岁以下的老婆儿，都会躲得没影儿。哪像这时俏姑娘拉着相识不相识的战士就往怀里扑。父亲觉得稀罕。他感到八路军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姑娘是老百姓的妮儿，八路军就是老百姓的孩儿，妹妹咋会躲哥哥呢？父亲走着走着，一头扎到前排战士背包上，引起一阵善意嘲笑。父亲不是贪那嘴儿，有柳淑玉哩，不定啥时候就出现了，亲得她个够够的，是喜欢看这景儿，看着心里头热火，跟烤火盆似的。

姬良成见父亲目不转睛的，死盯着那些大姑娘痴看，当时不好出言教训，回到房东家里，叫了他过去，吩咐了两件事：一是不能贪看村里的大妮儿，包括小

媳妇们；二是立刻准备，便衣不换，跟着进县城里去搞个侦察。

父亲歪歪着行个军礼，便离开了。

因此，父亲庚即又懂得一个道理：当八路军，一是须很正派，二是会很辛苦。

顾不着歇息，姬良成带着父亲，化装成弹棉花的匠人，进城侦察。

初秋的伏牛山，整个处于生命力旺盛状态。庄稼熟了。麦子垂下半青半黄的穗儿，包谷蹿得有多半人高，红高粱的穗头裹得像小妮儿胸前那一对花苞。山里特有的巴茅，像无数支箭，不管不顾地，伸梢吐蕾，直直地往上长。那茂密的草丛里，蹦过了怀孕的母兔，躲着猎人，也躲骚浪的公兔子。蛇也怕见人，往道边儿沟缝里梭动，发出窸窸窣窣的游走声。好些野果子长成了形状。浆果羊奶子般的颗粒红透了，一捏，用力稍大，啪地爆你一手的汁儿；核桃是一嘟噜一嘟噜地挂着，可你不敢去摘哩，全是长满硬刺的青球儿；猕猴桃果皮上有毛刺儿，绣花针似的，说不蜇人，但不能囫圇吃。沿途的村庄，许久没有日本兵搔扰，妮儿们换穿上花衣服，黑马鬃般的辮梢儿上，飞起红的、粉色、明黄的蝴蝶，也不害怕与小伙子钻进槐林枣林，搂着抱着撒娇合欢儿。

白河两岸的平原上，凉风悠悠的，已经露出一派秋天的景致。刚割过的麦地种上了红薯，一根根苕藤绿茵茵的，趴在黄土地上；另几块地里，谷子熟了，垂下沉甸甸的穗头，黄得金子般直闪着光亮；埂间那些路，分隔开庄稼地，又像叶梗。河水极轻松欢快地，流过了原野，似乎看到了一切，又忘记了所有，只顾流淌过去，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生存与希望。

遇上这鲜活事儿，姬舅爷与父亲走路格外轻快，前赶着瞅见阳城盘蛇般的城墙。守南关的是龟田英雄部下。父亲两人掏出良民证，给日本兵验了，轻易进入城关。几十里地，他们也赶累了，将弹花弓竖立在城墙根儿的拐角，还找了一个胡辣汤挑子，每人要上俩馍、两碗胡辣汤，圪蹴着吃喝。

那年头，弹花人穿对襟白布衫儿，头扎一条粘满花絮的头巾，下穿农家染的蓝色灯笼裤。父亲和姬良成圪蹴着喝汤，不大一会儿，喝得满头大汗，十分舒坦。

城里好几时没见着弹花人了，觉得他们很稀罕，渐渐有人上前问三问四的。

反正没话找些话来说罢。

这时，日军小队长龟田英雄带几个日本兵巡过来。部队收缩在县城里头，所有日本人心底都没底儿，最高司令长官下达了禁足令，轮换到街上巡逻。街道里空寂少人。龟田英雄见到了父亲，自然欣喜若狂，便招手示意，要他过去，意思

想问问他话。父亲同龟田英雄厮混惯了，见到他，反不比见姬良成更紧张，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他像见了老熟人。姬良成可紧张起来：这浑小子，胆儿够大了，对对直直就过去，不怕被鬼子捕了？后来，姬舅爷对父亲说，你小子跑到日本人跟前去，老子还以为你要背叛革命，差点掏枪崩个毬了你！父亲笑着回答：龟田是我的熟人。

龟田英雄双眉敞开了，笑得像个菩萨，指着那把弹花弓，兴奋地问父亲：亮小孩，你的，音乐的干活？

这人喜欢弹琴。

街上的人见日本军官跟一个半桩子娃娃说话，都围拢看稀奇，顷刻间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父亲心头大为不解，音乐？不是弹棉花吗？姬良成见势不对，忽地站起来，右手还端着个汤碗，左手抱拢，就势向龟田英雄作揖，有些像音乐家谢幕。

龟田英雄见父亲还没有听懂，左右比画着，力图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一些：音乐家，竖琴的干活，演奏演奏的不懂？

父亲哪里晓得啥竖琴横琴。

龟田英雄提高声音问：中国竖琴？

父亲还是闹不明白，弹花匠与音乐家相去甚远，竖琴与弹花弓确非一类，无法联想。

龟田英雄又比画，捏着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指头高高翘起，恁空挑弦弹拨，自觉仿佛有宫商之音发出，一会儿，就陶醉在虚拟的音乐中，眯着眼，摇着头，满脸轻松，脚下不停地抖动。

周围老乡都不明白他是做啥。

父亲看他，像在切肉。

姬良成奇怪地问：亮，他要你去当厨子？

父亲摇摇头。

龟田英雄实在没法让他听懂了，换个话题问：开亮孩，你的，不撒谎的，实话大大的，八路军的哪里在？

这些话，是日军在官兵中普及的汉语，开封骡子学马叫，父亲听懂了大半。

心想，老子就是一个八路军，就是你们说的八格牙路。父亲口里说出的话儿却是：太君，八路的大大来了！

龟田英雄哇嘞嘞怪叫一声，唰地抽出军刀，腰弓得像只马虾，在热锅般的人

群里大吼大跳，旋转着寻找八路。

日本兵们立即端起三八大盖枪。

周围观看的那些人，好像不很胆怯了，围着父亲和这队日本兵，指指戳戳地议论，言行很为放肆。

龟田英雄目前很需要消息，顾不得教训这些愚昧的老百姓，于是又盘问：开亮，小孩儿的撒谎了，不会有用的，大日本皇军，不相信你的任何谎话。

父亲已经是八路了，可不能怯场！把腰杆一挺，头一昂，拍着瘦骨嶙峋的胸膛，夸张地说：我的，维持会的干活，不说谎话大大的，你们全都一走，八爷、路的就通通地来了！

八爷路？姬良成先是不解，待得想通，想笑却不敢笑出声，不过就放心了，这孩儿奸着哩，不至于暴露身份。

龟田英雄同样不懂什么八爷路。

旁观的老百姓却大失所望，初初以为真的遇到个八路探子，咱好歹拼了命，救他逃跑，闹上一个好汉当当，才美气呢，不承想这小孩，日他娘的也是个汉奸。

有这一阵耽搁，另一队挑着青天白日旗的兵进来，转过旧县衙前十字路口去了。姬良成一见起疑，这带队的，极像姬良富那坏蛋？父亲还想再糊弄日本人几句。龟田英雄见那队兵扛的旗帜不对，再不敢懈怠，对父亲的话也没有多大兴趣了，狠瞪了他一眼，径直带兵追赶那支队伍，闹得周围的老乡摸不着头脑。

姬良成端了一碗吃剩的汤，捏个馍过来，要父亲吃喝饱了，还要赶集嘞！父亲三两口地喝净吃完，紧追龟田英雄，嚷着要报告赵河的情报，脚跟脚撵着龟田屁股追。日本人都是八字脚，平地里跑不快。父亲和姬良成紧撵慢赶的，没追多久，见到县衙前面围着一堆人，龟田英雄双手狠按军刀，面对老百姓，维持现场秩序。

站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高仓勋面前的那个人，银盘大脸阔肩高个，戴着一顶黑礼帽，身穿黑色中山服，右手拎着一根文明棍儿，不是姬良富还会是谁？

姬良富回来了。

他摇身一变，以国民政府河南省代表的特殊身份，来接受阳城日本占领军的投降。姬良富带领的那队兵，不是什么正规军，全都是几日前赵河维持会的杂役，只不过换上了军装扛上了枪，自称为国民革命军。其实连他们扛着的枪都是三八大盖儿。父亲感到迷惑了，队伍里头那个胡子拉碴的老头，不就是大厨子孟

福吗；与龟田背靠背的，不就是狗日的茶房小李子。这世道他妈的咋的了？不过这么三两天，伪军变成了国军，姬良富自称是国军的地下工作者。他这身份，姬良成心里恨得再多么凶狠，满口牙齿都咬得快碎了，也不敢掏枪朝他射击。

姬良富趾高气扬地宣称，九月二日，在美国大军太平洋舰队密苏里号舰上，日本国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签署投降书，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我姬良富代表中国战区总司令长官蒋中正，前来阳城县受降。这日，九月六日。捧在高仓勋司令官手中的，正是重光葵那份使日本人无比沮丧的电报。

高仓勋身穿日军大佐军服，头戴战斗帽，鼻梁上顶着副近视眼镜，鼻子眼睛眉毛皱成了一堆儿。

正在沮丧地念道：

本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本身支配下的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

念完，高仓司令官将电报，递给旁边的随军书记官，大吼了一声：哈哟！啪地立正，解下腰间佩戴的军刀，迈前几步，双手捧着刀，递给国军代表姬良富。

姬良富条件反射一般，伸出了双手，作势去捧，又觉得不妥，改为单手握军刀抓过来。

围观人群出奇地安静。

日军官兵纷纷解刀交枪，排着队，经过一张八仙桌，由厨子孟福几人收缴，分别登记，放到身后的空地上。茶房小李几人，把刀枪架好，手榴弹装进箩筐，皮腰带丢在地坝中间。

一根根军用皮带活像一条条死蛇。

老乡们逐渐兴奋，大抵说日本鬼子也有今天，日他娘，俺也去缴一支枪，把那高仓啥人毙了，就是赤手空拳，狗日的也打不过俺，咋样，就跟高仓对决！

立即有人扯起一条横幅标语，上书：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接着锣鼓声响起，几处街口都出现了游行队伍，有老师带学生的，有扎绣花布腰带工人的，有扛锄农民的，还跟着一些老头儿、老婆儿，喊着胜利了、狗日本投降了、我们终于打赢了，围拢县衙门。

姬良富喝令那些杂役兵，把老乡们挡住，说国军不虐待俘虏，不准游行男女